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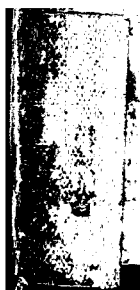
ナト.)

寧列

87

002214

廉春海談  
高松星著



VERDAKAMPO KE

# 我與列寧

---

---

高爾基著  
糜春煒譯

51611

## 目 次

我與列寧.....	1
第一次會議.....	4
與德意志社會民主黨.....	8
亞美利加旅行.....	11
倫敦大會.....	15
列寧發言.....	20
列寧與勞工.....	23
巴黎會議.....	29
列寧在意大利.....	34
與列寧意見相左的一九一八年.....	45
真理的完整的形成的曲型.....	54
關於智識階級與專家.....	57
革命的策略.....	64
列寧的品格.....	71
對同志的態度.....	80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	89

## 我與列甯

烏拉奇米爾列甯 (Vladimir Lenin) 逝世了。在這世界裏喪失一位超越的天才，遠勝於他任何同時代的偉人，就是他的幾位敵輩也有勇氣承認。下面的一句是關於列甯的一篇論文的結論，發表於鑄錢工人日報 (Praeger Tageblatt)，一種在察考斯洛伐基埃 (Czechoslovakia) 出版的德意志布爾喬亞的新聞紙——這篇論文的主要的解釋是為這巨人的畏懼和尊敬：「即在他的逝世，偉大和恐怖而使我們未能理解——

這即是列甯。」起於這篇論文背面的情緒決不僅是一種猶視是明顯的，也不是發見諷刺的表現在說那「一個敵人的死體是常常好聞的」這種情緒；也不是慰唁一位偉大而好動的人物的去世這種情緒。這顯然是在一位偉人身上的人類的矜誇。

在列甯逝世的時候，那露西亞的移居者 (Emigré) 報既沒有壯直的勇氣也沒有真正的判斷力以表示尊重，而這在布爾喬亞的報章上對於一位畢生當着大無畏精神和堅強意志的最偉大的典型之一的偉人的人格表示敬重。

要為烏拉奇米爾·依里基·列甯 (Vladimir Ilvitch Linin) (註) 寫照却是一樁艱辛的工作。他的言語正像鱗之在魚是他的外表的一部份。他所說的一切的坦白和正直是他的本性的主要點。他所造成的英雄的偉業是為朦朧的光暈所遮蔽。他的即是露西亞所非常明瞭的英

雄主義——真正露西亞革命的智慧者的自我犧牲的謙遜的，樸素的生活，在他的堅決的信仰於地球上的人類社會的公理的可能性，放棄了一切生活的愉快而甘願爲人類的福利奮鬥。

我所寫的關於他方面的正在他的去世不久，當我感到無限悲痛的時候，是倉皇地寫成的而且是不充份的。當時我還有不能寫的是爲了「才」的思慮，這，我希冀，在現在是完全領悟的。他是一位觀察敏銳，智慧卓越而且「有非常智慧即有非常痛苦」的人。他常常能夠先見遼遠的未來，而在討論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一年間的人民問題上，他屢次對於他們在幾年期間將有什麼改變，得一個正確的預料。因爲這種預料往往不是阿諛，而沒有人常會去相信牠們，但不幸在許多實情上面曾經證明了他的懷疑的觀察。

(註)lyitfh——他自己的友人和同志不常要請問

他的一個改祖先之名而成的名字。

## 第一次會議

對於我以前的回憶錄的不滿，是因為有着許多缺點和矛盾。我應當曾經以倫敦大會開始，當烏拉奇米爾·伊里基的人物顯然矗立於一個懷疑和猜忌，公然的敵視和甚至仇恨的背景上面。

我仍然在我面前靈活地看到倫敦郊外的一座木造的教堂的樸素的牆壁，沒有一點顧到觀瞻的裝飾，似乎曾經設過貧民學校的開着格子窗的一間狹小的禮堂。

房屋的外觀不甚像一座教堂。裏面是一點宗教上的痕跡也沒有，甚至那低低的講座，不設於禮堂的盡頭；是放在入口，兩道門的中間。

在這次以前我永沒有見過列寧，關於他我

也沒有讀得許多，照例早該做到的。但我曾經所讀過的，強力地，吸動我使我景仰於他的，就是那些親身知道他的熱情的記事。當我們被介紹的時候，他親熱地和我握手，他的銳利的目光仔細地向我觀察，以老相識的講話的口氣，他談諧地說：「很快樂你來了。我相信你歡喜殘篇的？裏這將發生一場精彩的古時混戰。」

我並不猜想列甯是如此的。他是有一些缺點的。從喉嚨底裏旋轉他的“rs”，往往在站着的時候他有以他的兩手插入他的腋下的一種逍遙自在的習慣。他是太平常了，一點沒有領袖的印象。以一個文人的資格，我不得不注意於如此細膩的瑣述，而這樣的必需使我成爲一種習慣，有時甚且是一種激刺的習慣。薄列汗諾夫 (G. V. Plekhanov) 在我們的初次會議上，圍着兩臂立着，像一位過勞的教授注意着一個附加的學生一樣的嚴肅，略微令人討厭的表情向我



望着。他所說的在我的記憶中絕無留着，除了一句極度平凡的話：「我是你的大作的欽佩者。」在整個會議期中我們兩人都沒有互相談着知心的話。

現在在我面前站起一位額頭的，矮肥的，強健的人，以一種喉根的轉旋說出他的“rs”，一隻手握住我的手，以另一隻拭着一個也許曾屬於梭格拉底（Socrates）的前額，以他的奇異的伶俐的眼睛親愛地向我發光。

他開始提起關於我的作品母親的缺點——顯然他已經在原稿上談過了當它被放在拉狄士納考夫（S. P. Ladyshnikov）的時候。我正在急於把這書結束，我說，——但沒有說出什麼緣故的。列寧點頭許可，他自己給這樣的解說：對的，你應該急於把它弄好，怎樣的一冊書是需要的，因為許多參加革命運動的工人都是如此無意識的和混亂的，而對他們是非常有用

的去讀母親。「這就是一冊時代需要的書，」這是他對我的真誠的致意，但這在我也是一樁最寶貴的事。

他繼續以一種商業式的方法問着，關於這本書的有無譯本，抑它已經爲露西亞和亞美利加的檢查員所損壞。當我對他說出那著者已經被檢舉了；初則，他蹙額不快，後來，掉轉他的頭，閉着他的眼睛而發出一種非尋常的笑聲。這樣的笑，我想是的，——引起了三個工人，烏拉爾斯基和其他三個別人走了上來。

我落在一個愉快的心境了。我是混在被選舉的三百位黨人叢中，他們，我知道，是被一萬五千的有組織的工人派選到會的。在我眼前的都是那黨的領袖，老革命者，蒲力汗諾夫，挨瑞爾路德（Azelrod）杜志（Deutsch）輩。我的愉快的心境是十分自然的而將爲讀者所明瞭，當我在兩年間離開祖國生活着的時候，我是成爲極

度沮喪的。

(註)一九〇七年在英京所開的露西亞社會民主勞工黨的會議。

## 與德意志社會民主黨

我的沮喪開始於柏林，那裏我幾乎遇到全體社會民主黨領袖，和貝貝兒 (August Bebel)，和辛克 (Singer)，一位非常強壯堅實的傢伙，在我的身傍，和其他卓越的人物一起敘餐。

我們在一間廣大而又舒適的房子裏面聚餐。在金絲雀的籠中遮覆着審美的刺繡的籠衣，在靠手椅的椅背結着以防止坐者的頭部沾污了椅面的錦繡的椅披。什麼都是立體的而且堅固的。各人都以嚴肅的態度吃着。互相以莊重的聲音說着，「Mahlzeit」這在我却是一個生字，但我知道「Mal」的法蘭西語意義是「不祥」而

「Zeit」的德意志語意義是「時間」——「不祥的時間。」

辛克兩次牽及考茨基 (Kautsky) 爲「我的浪漫主義者。」貝貝兒，挺着他的鷹嘴似的鼻樑，好像對我有些自滿的模樣。我們飲着萊因 (Rhenish) 酒和啤酒。酒是有一點酸而帶微溫的。啤酒是對胃的。那社會民主黨員者乖戾地而以自卑的神情說到露西亞革命和黨，但關於他們自己的黨，德意志的黨——一切都是光榮的。那裏完全迷漫於一團自滿的零圍氣中。就是幾隻靠椅他們也像樂於撐持那班領袖的光榮的臀部。我對於德意志黨的關係是較慎重性的。一位它的顯著的黨員，後來成爲著名的柏扶士 (Paryus) 的，他受了澤乃納也 (Znaniye) (註) 的委託向劇場來收我的劇本更底層的沈淵的作者的版稅。一九〇二年在薩排斯朵堆 (Sebastopol) 他受了這委任，在車站上，向那處他曾進

行着一次不合法的遨遊。他所收進的款項本來應該照下面的方法分攤的：總數的百分之二十是歸他有的，而其餘的，我應得四分之一，還有四分之三是作為社會民主黨的基金。柏扶士當然也明瞭這種情形，而且是非常贊同的。在四年間這戲劇幾乎演遍了德意志劇場，單在柏林也演出了五百次以上，而柏扶士必已收到十萬馬克無疑。但是代替了這筆款項，他寄到澤乃納也，致畢挨替納替斯基 (K. P. Piataitsky) 的一封信痛快地報告了他已經完全把這款項費在一次伴一位少婦遊歷意大利上面了。對於我親身有關係的這次無疑的非常愉快的遊歷費，祇能達於這款項的四分之一，我以爲自己證明再可以寫給德意志黨的中央委員會關於其餘的四分之三的數目。經過拉第士依考夫 (S. P. Ladyzhikov) 的傳達我通知了他們。中央委員會對於柏扶士的旅行還是處置泰然。後來我知道他是被黨

降級的；直爽地說，他的被受處分，我願看到的。過了幾時，當我在巴黎的時候，有人指給我看一位非常嫵媚的少婦像柏扶士同着作意大利遊的女子。「一位很可愛的少婦，」我想，「很可愛的。」

在柏林我遇到許多人物——著作家，藝術家，藝術和文學的提倡者，及其他的。他們的滿意與自尊不過是在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註)一個合法的布爾希維克出版機關。

## 亞美利加旅行

在亞美利加我曾看到一大批馬立斯希米爾圭得(Morris Hillquit)他們的野心是做一個紐約的市長或總裁。我遇到許多人物許多事情，但沒有一位能夠了解露西亞革命的整個重大意義的人。而我到處覺得大概以為是「歐羅巴生活

的唯一的突變」而在國家裏的一種尋常的遭遇  
「那裏常有的霍亂症或革命」在一位「美麗太太」的口裏，她「對社會主義表着同情。」

旅行洲美利加的意義是從克拉辛 (L. B. Krassin) 方面為布爾希維克收款。伏羅夫斯基 (V. V. Vorovsky) 以秘書與會議組織者的資格和我同行的。他的英文造詣很深，但黨還給他以其他差使，而有布萊雷 (N. E. Burenin) 替了他的職。他不懂英語而開始在途中學習和當他到了那國度裏的時候。

在我的行旅中那社會主義革命者成為稚氣地有趣味，當他們知道它的目的的時候。察考夫斯基 (Tfg aikovsky) 和瑞替洛夫斯基 (Zitlovs ky) 到我這裏來當我仍在芬蘭，提議這款項應該不為布爾希維克而收，但為「一般的革命。」我拒絕不願為任何「一般的革命」而收集金錢。後來他們也派白蒲雪格 (註一) (Babushka) 到

那邊；而同時有二人出沒於亞美利加了；但二人是各歸各的，甚至不會面，在那裏開始徵收款項，明知爲了兩種不同的革命。

當然亞美利加人既沒有時間也不願去考慮那一種是比較勝利而更堅實的。白蒲雪格在亞美利加顯然已被知道了——她在過去有她的亞美利加的友人替她做了廣告——對我則有沙皇的大使預備下一番污辱。（註二）那亞美利加的同志也當露西亞革命是一件「局部」而且無效果的事情，在會議中他們對於我所收的款項有幾分像很「不注意」模樣。總之我收進不到一萬塊美金，數目是很少的。我決定想在新聞紙上寫稿收集一些銅錢，但正像一位柏胡士（Parvus）在亞美利加一樣，而這次亞美利加的旅行總歸於失敗。無論如何我在那邊寫了母親——也許是一樁說明它的過失與缺點的事實。

往後我去意大利，到卡浦利，埋頭讀露西



亞畫冊和報章——這也使我意氣消沉的。假如一粒被拍下的牙齒是能感覺的，它也許會感覺到像我一樣的孤獨。我懷着滿腔驚愕對於那賣技的才能和敏捷；藉着這樣的本領著名的人物從一個政治舞台跳到另一個上面。

「一切都失掉了，」他們說。「他們已經把人人壓服，毀滅，放逐，監禁了！」

大都是可笑的，但沒有一線的快乐。從露西亞來的一位客人，一個有天才的作家，他說我曾經扮演的角色正與更底層的深淵（The lower depth）中的羅克（Luke）同樣一來着而且以溫雅言語迷惑了青年，他們曾經相信我的，一到有些失敗，我逃亡了。別一個說我已被「趨勢」消滅了，說我是一個「出演」的人，對於歌舞，祇因為它是「至高無上的」而否認了任何深意。總之他們說了一番愚笨而令人可笑的事情，我不常覺得好像從露西亞吹來的一陣染疫的塵沙。

## 倫敦大會

但是我的歡樂的心境保持着祇至他們的第一次會議，當他們開始爲了「會議的日程」而引起爭執。爭論的激昂頓時使我的熱心冷卻，而不是因爲我覺到黨的如何尖銳地分成了改良者和革命者兩派——我曾在一九〇三年察覺的——但是因爲改良者的對列寧的敵愾的態度。像水在舊的救火皮帶裏面受着高壓一樣從他們的口裏噴出語言來。

這不是所說的那一句是重要的，但是在如何地說法。當蒲力汗諾夫，着着一件僧服，扭緊鈕扣像一位基督新教徒的牧師，開始大會議，他講話像一位傳道者一樣相信他自己的意見是無可置辯的，每一句一頓是有極大價值的。在各個的代表面前他精練地發出他的優美圓活的辭

句，而無論何時任何一位在布爾希維克席上發出一點聲音或對一位同志作耳語時，那位尊嚴的演說家作一次輕微的躊躇而向他射着銳利的目光。在他的僧服上的其中一粒鈕頭是蒲力汗諾夫一件極大的愛物；不停地用他的手指愛護地撫摩着；當他停止的時候，像按一個電鈴的揪着，它好像即是止住他的語言的流瀉的壓力。

有一次在議會上蒲力汗諾夫，起來向某人回答，合着他的兩臂而發出一聲宏亮而帶輕蔑的「哈！」這引起了布爾希維克工人中間的一笑。蒲力汗諾夫豎着他的睫毛而他的頰轉為蒼白。我說他的頰，是因為我坐在講座的一傍而祇能在側面看到講演者的臉的一面。

當蒲力汗諾夫在初次講演的時候，在布爾希維克座上最坐立不安的即是列甯。有一次他自己僵着他的背像覺冷的樣子，掙着伸張手足像覺得熱。他以他的手指插在腋窩，擦擦他的下

巴，搖搖他的頭，而對着湯姆斯基 (M. P. Tomsky) 密語。當蒲力汗諾夫聲明在黨裏沒有「改良主義者」(註)的時候，列甯灣了身，他的額頭部份現起紅光，聳着肩露出微笑。坐在他近傍的和背後的工人也跟着微笑起來，從會堂後面響亮地愾怒地發出一個聲音：「坐在那邊的人作什麼？」

小第亞陶萊譚 (Theodore Dan) 像一個成人般的說他的對於真理的切密關係正像父親之與女兒一樣——他遺傳了下來而且撫養它，而現在仍在撫養它。他是馬克斯的化身，和那布爾希維克——半受教育的，惡性格的小孩們，一椿十分明顯的從他們對於孟希維克的關係上得被找着的事實，他說，「一切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者。」

「你們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他蔑視地說。  
「不，你們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他衝出他黃

色的拳。有一位工人向他問着：「什麼時候你將再跟着自由主義者茶點？」

我忘掉了是否在初次議會上馬兒朵夫 (Martov) 講了話。這位使人驚駭的人物以青年的熱情講話，而顯然特殊深刻地爲意見不合和分裂的悲劇所感染。他全身戰慄，向前後搖動癱瘓地解散他的上漿的襯衫而舞動他的兩手。他的硬袖從他的衣袖上面落下，他高舉他的手臂搖動而欲使那硬袖仍歸它的原位。

他並不十分顯出要促進和呼籲的爭辯的印象：我們必須制止它的分裂，分裂了的黨是太弱了，最先必須使工人獲得自由，我們必須使他們愛護。時常，在他第一部份的演講他發出幾乎像患歇斯底列症的聲音；他的許多的言語說得模糊不清，而他自己也呈着一種痛苦的印象。在他的講演結尾，而沒有一點明顯的聯結，他開始以同樣「好鬥的」音調同樣的狂熱，喊出反對

爭戰集團，反對一切指導一種軍備動亂的工作。我記得很清清楚楚有一位從布爾希維克席上喊了出來：「然而，你就是！」湯姆斯基，我想大概是，說：「爲了同志馬兒多夫的愛好和平心理我們情願失掉我們的手嗎？」

再，我不十分記住在第一次議會上馬兒多夫有否講話。我在這裏提起無非是要說明各人的講話的方法的不同吧了。

他的演講結束了後，工人間在一間可通到會場來的室內有一次慘淡的討論。「爲了你有一位馬兒多夫；而他是依斯克拉 (Iskra) (註)集團的一員！」「我們有智識的朋友們是在變換他們的色彩！」

羅森堡 (Rosa Luxembury) 流利地，熱忱地尖刻地，用了得到極大效果的諷刺的語氣說着。

(註)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那依斯克拉，以列

雷爲首，是西亞社會民主領導機關，一九〇三年十一月間列雷辭職後：又繼續公佈直至一九〇五年爲孟希維克機關。

## 列雷發言

現在烏拉奇米爾·依里基急於走上講台，以他的喉音喊出「同志！」他的說話在我聽來似乎覺得不行，但，一會兒我和人人都爲他的言詞所攝住了。這是我初次聽到把複雜的政治問題說得如此簡括。發出了流利的語句以後，沒有一點侷促，但每一句都說得清晰，而它的意義是逾格的明白。要把當時他所現表的非尋常的印象呈現於讀者之前，這是極度困難的。

張着手臂略微舉起他的手，而似乎他還考慮每一句話，細察反對者的批評，爲了工人階級的權利與義務與他們以單純的爭辯而決不跟着

自由的布爾喬亞或追蹤在它的後面。一切這是非尋常的，而列甯說這也不是他自己的意志，而是歷史的意志。

他的演詞的和諧，統一，完整，坦白而且有力，他的在講台上的整個的儀表是一種古典藝術的真實的作品，一切都包含着，而找不出一點多餘的地方，即便添上一點裝飾，也不會有怎樣的感覺，正像一個臉的有兩隻眼睛或手的有五隻指頭。

他的演講比較講在他先前的幾位演講者要簡短，但他給人以一個更深刻的印像。怎樣地感到的何止我一人。在我後面聽得一句熱情的密語，「現在，他有話說了。」真是如此的。他的結論是非故意地得到的，但是它們自己不可避免地進展的。孟希維克一點不想遮瞞他們的對於列甯的演說的忿怒，而且比之他們對於列甯自己更甚。他愈要使人信任地對着黨指示了革命



理論的最高發展，因此在它的光明之下那實施也許可以徹底地測驗，愈激怒地他們要阻礙了他的演說。

『會場不是講哲學的地方！』不要像教員模樣地對待我們，我們不是學生！』

最喜歡攻擊的是一位像店員的高而有鬚鬚的人。他從座位裏跳了起來吃着口說「卑劣的密謀——從，從事密謀，伯蘭克主義者Blanquists」

羅森堡點着頭在贊同列甯。她在後來的議會上對於孟希維克下着純粹的批評。「你不要站在馬克斯主義上面，坐在它的上面，甚至躺在它的上面。」

譏刺的憎恨的易怒的一種惡意的燃燒的浪潮掃蕩了會場。對着列甯的眼光反射顯出一百種異樣的表情。這敵對的壓抑對於列甯也有多大的應響。他熱烈地但審慎而且鎮定地說下去。幾天後我才知道這外表的鎮定是值得的。

不然是多麼不快地看到被怎樣的一種像「祇有借助於一個完全發展了的理論，那黨才能明瞭內部爭執的因果的」自然觀念激動而起的向他攻擊的敵勢。

在我心理上它自己所形成的印象是每天的會議增強了烏拉奇米爾·伊里基更大的力量，而使他更壯膽更自信了。每天發表了更鞏固的演詞，而在會議上的布爾希維克的綱領成爲更強硬而更不可調協了。次於列甯的，我多般爲羅森堡反對孟希維克的流利的，有力的演詞和湯姆斯基反對一個勞工議會的龐大鐵錘的鎚擊般的所感動。

## 列寧與勞工

列甯的閒暇時間，即幾分鐘沒有不費在工人面上的，探問他們的最瑣碎的生活狀況。

「他們的妻子怎樣？困於家庭的勞作嗎？但他們還想學點什麼，讀點什麼嗎？」

有一次集合在哈代（Hyde）公園的一羣工人，他們在議會上初次看到列雷，是在那裏議論他的行爲。其中有一位提出一點顯著的意見：

「一切我所知道的站在工人方面像他樣聰敏的人也許會有。不過像他那樣的人在就地是得不到的！」

還有一位笑着說，「不錯，他是我們隊伍裏的一個。」

『蒲力汗諾夫同樣是我們之一，』又一個回答。我所聽到的答覆正擊中了這一個目標——『你們覺得蒲力汗諾夫常常教導你們統治你們，不過列雷才是一個真正領袖和同志』一位青年傢伙滑稽地說：「蒲力汗諾夫的大禮服是太緊着了。」

有一時我們向一家飯店走着，一個工人，一

個孟希維克擋住列甯，向他問一個問題。當其餘的只顧向前走去。而依里基落在後面了。他走進飯店現出一種不愉快的臉色，停了五分鐘，他開始說：『古怪的就是怎樣一個愚人應該參加了黨議會。他問我，到底什麼是討論的真正的原因。』這就是這個，』我對他說。『你們的朋友們要走進國會，但是我們相信工人階級已得準備了一次鬥爭。』我想他已明白了。』

我們幾位屢次碰在一起在同一家經濟小飯館裏吃飯。我注意伊里基吃的很少的——兩隻或三隻油煎鷄蛋。一小片火腿，和一杯濃的黑色啤酒。他對自己顯然地不甚顧到，而他的對於工人的驚人的注意已經感動了大眾。

安特羅也伐(M. F. Andreyeva) 管着酒筒，而他也會向她問着：『你怎麼想，工人們夠吃嗎？不？哼，哼，我們或則可以多得一點夾肉麵包呢？』

有一次當他走進我所留宿的旅店，我注意他使勁地開着被褥。

『你在做什麼？』我問。

『我在看看這被褥是否好好地晒過的。』

起初我不懂意思。爲什麼他要知道像在倫敦一樣的被褥？後來，顧到我的窘惑，他加上了說明，『你必須保重自己。』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我向一位從沙摩湖，第密底利派洛湖 (Sormovo Dmitry Povlor) 來的工人問着，他以爲什麼是列甯的最顯著的特點。他回答：『坦白。他和事實本身一樣坦白。』他說出這句話好像他早已決定了的模樣。

大概情理是如此：一個最嚴酷的批評往往出於某人手下所僱的人員的口中。列甯的車夫，吉兒 (Gill) 一個經驗豐富的人，他說：『列甯是稀有的。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像他一樣。有一次當來往車輛非常擁擠的時候我沿着莫耶斯納卡耶

街替他駛車。我難以前進了。我恐怕撞車，應揪喇叭，覺得非常煩惱。他開了車門，站在踏脚板上貼近着我，促我向前開去。「不要害怕，吉兒，和別人一樣的前進。」我是一位老汽車夫。我知道除了他沒有人會照怎樣幹的。』

要使讀者確切地知道如何他的整個的印象容易地自然地流入於同一流路，也許是困難的。以一條不變動的羅盤的指針，他的思想專對着那工人的階級利益的方向上面走的。

在英京的一個閒暇的晚上我們都上了一個音樂廳。

伊里基對着小丑和演喜劇的角色發出快活的易感染的笑聲，對着其餘他還是守着冷靜的態度。他尤其是對於不列顛哥倫比亞 (British Columbia) 工人的伐木更加注意。背後的小型佈景表現一個設在林中的帳幕，在面前的地上有兩個青年在一分鐘內砍一棵一米突粗的樹幹。

『當然，這是爲了大衆，』伊里基說：『他們不能夠像在現實世界裏一樣快的工作。但，顯然地他們也用着斧，把許多有用的材料砍成無用的屑片。這裏是有着不列顛的文明！』

他開始談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政府生產狀態，一大部份的原料是耗費掉的，而終於還怪着沒有一個人在寫着關於這種科目上的書籍。

這意義對我不十分明瞭，但我沒有請問伊里基。關於啞劇爲一種舞台藝術的特殊形式，他已經有了有趣味的批評。『這是向着普遍地承認了的觀念的某一種諷刺的態度的表現。把它們翻身的一種企圖，曲解它們，指示出尋常的武斷。這是少微複雜一點的，但是有趣味的！』

二年後在卡北里 (Capri)，當他和蒲格達諾夫 (A. Bogdanov) 討論烏託邦 (Utopian) 小說，他說，『假使你將替工人寫一部取材於如何資本主義的貪慾者因爲要掠奪這個地球而耗費了

油，鐵，木材和石炭——那必然成爲一部有用的書藉，馬基主義者先生！】(註)

(註) 馬基主義的名詞是當時指傾向於以一種根基於奧國物理學家愛倫斯特馬赫(Ennst Mach)的機械主義的理論的。

哲學的理想主義的新的說法修改馬克斯主義使減損其意義

## 巴黎會議

當他和我在倫敦道別的時候，他約定到卡北里休息。但在他未來以前，在巴黎找着他在一所有兩間房間的學生住所（在大小上是像學生的住所，並不是在清潔和整齊上面）。娜黛冶達康斯且丁諾夫乃 (Nadejda Konstantinovna) (註)替我們泡了茶，出去了。而我們單獨留在一起。



澤乃納耶方才成爲四分五裂，而我們來同伊里基討論關於可以包容我們文人愈多愈好的出版機關的組織。我主張國外設有編輯部，伏而斯基同還有幾位，而在露西亞狄也斯納斯基 (V. A. Dyensitsky) 可以代表他們。我以為應該出版一組書籍關於西歐文學的歷史和露西亞文字，以供給工人自己學習和宣傳爲目的的豐富的智識的關於文化史方面的書籍。但是烏拉奇米兒依里基以指出那出版書籍的檢查官和組織人民的困難取消了這個計劃。大多數的同志是忙於實際的黨工作，而再沒有時間可以著述。爲了要顧到我的主要的最終結的議論大抵是如此的：寫厚的書籍是沒有時間。一冊厚的書籍祇好供給智識階級讀的，他們是非常明顯，是在放棄社會主義而轉到走上那自由主義的道路，這不是我們所能轉移他們已經選中的路徑。我們所需要的是新聞紙和小冊子。把澤乃納耶圖書

館恢復起來固然是一樁有益的事，但在露西亞是爲了檢查官，而在這裏是爲着運費。我們要有整千整百的小冊向羣衆擲去，但是要以非法的裝運是不可能的。等到機會較好的時候，讓我們有一個出版機關吧。以他的始終一貫的可驚的活潑和明晰，他開始談到度麥（Duma）和卡台斯（Cadets）（註二）他們，他說，『愧於做十月黨員（Octabrists）』（註三）對他們開着的祇有一條路，向右轉的路。於是他提起了一串戰爭迫切的論據而『也許不是一次，但是連次的戰爭；』一個預卜後來馬上在巴爾幹斯（Balkans）證實了。他就起來以特殊的姿態，把他的母指在他的上衣腋下，慢慢地在一間小房間裏踱來踱去，轉着他有光芒的眼睛，說：『戰爭來了。這是不可避免的。那資本主義的世界已經走到腐敗發酵的階段。人民已經開始用極端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藥劑把他們自己中毒了。我想我們將看到

一次普遍的歐羅巴戰爭了。

『那普羅列塔利亞？那普羅列塔利亞它自己找到力量以免除屠殺。怎樣幹呢？一次全歐羅巴工人的總罷工嗎？這在他們還不夠組織或缺乏着階級意識。這樣的一次罷工也許對內戰爲一種信號，但作爲實行政治家的我們是不能依賴的。』

他停止着，在地板上面刮着他的鞋底，慘淡地說：『當然普羅列塔利亞還要慘痛地受苦。這還是一時必然的命運。然而它的敵人也將互相疲弱，這也是無可避免的。』

他走到我身傍有力地但不響亮地他說，好像在驚慌中：『不，把它想一想。爲什麼飽食的人應該迫着枵腹的人去互相殘殺呢！你能夠指出一個比較更癡獸的更叛亂的罪惡嗎？工人們將因此而損失了一個恐怖的重大的代價，可是到了最後還是他們的勝利。這也是歷史的意志。』

他不常牽引到歷史上面但我永沒有感到他所說着什麼意志或權力的迷信的崇拜。

他的說話激動了他。他坐下，拭去他前額的滴汗，飲一口冷茶，突然地問起：『你的在亞美利加的事情是什麼？我從新聞紙上知道這個消息，然而後來如何了事的？』

我略述我的經歷。我永沒有遇到一位像列寧樣能夠怎樣易感染地笑着的人。驚奇的看到怎樣一位嚴格的寫實主義者，一位看得如此明白，感到如此深刻的人，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的龐大的社會的不幸的結局，殘忍，不相調和的局勢的難以避免的憎惡，像一個小孩的發笑，等到他流出眼淚，等到他的笑抑住了他。會這樣笑的人他必然有着最康健的心理。

『啊，你是一位——幽默家！』笑徹了他說：『我永不會想到事情有怎樣的滑稽。』

擦擦他的眼睛，立時擺出嚴肅的神情，帶着

他的仁厚溫存的微笑，他說：『這是一樁好的事情，你遇到失敗而還能抱着幽默的態度。幽默是一種健全美好的德性。而實在生活的有趣和憂愁一樣，正是相同的。』

本來我們約好在一天後我去看他的，但後來爲了天氣惡劣而我在晚上又咯了血；在次日我離開了。

(註一)列寧夫人

(註二)自由的布爾喬亞憲法的民主黨黨員。

(註三)大資本和地主的黨。

## 列寧在意大利

隨着巴黎之後我們第二次碰面是在卡北里。那時我有一個很奇特的印像——好像依里基已經兩次在卡北里而在兩種絕然不同的心境。一次依里基，當我在碼頭上遇到他，即刻堅

決地對我聲明：『我知道你常常希望能夠使我與馬基主義者協調，雖則我在信上警告你那是無謂的。所以也不要作什麼嘗試吧。』

在回到我寓次的路上和以後，我設法對他解說，他不是絕然對的。我永沒有，即現在也一點沒有想和反對派哲學調和的意思，這偶然，我是不十分明瞭。除外我從小對於在一切哲學起了懷疑，而起這懷疑的動機常是在我親身「主觀」的經驗和哲學的矛盾上面。在我，這個世界是正在開始，這時在變革的進程中，但哲學向你頭上一擊而發出一完全誤用和絕不相干的問句：「你向何處去？你為什麼去？你為什麼思想？」有些哲學家發出簡單，嚴格的命令，『停止！』加之，我知道哲學，像婦人一樣，可以非常樸素，甚至醜陋不堪，但一經巧妙地打扮，就可以被認為美女了。

這使依里基笑了。『罷了，這是對它開一個

‘玩笑，』他說。『這世界是祇在開始，在變革的進程中——然而，嚴格地把它想一想。你將從那點達到你應該早已可達到的地方了。』’

我對他說照我的眼光蒲格達諾夫，廬那卡爾斯基(A. Lunacharsky)和白柴爾夫(V. A. Bazarov)都是重要的人物，受着高等教育的，在黨裏沒有可以和他們並肩的人。

『姑且承認。然而，什麼結果？』

『我以爲他們是最終於向着同一情勢的人，而假使深切地瞭解和確切地知道，他們統一的目的應該解除和消滅哲學上的矛盾。』

『這意思是協調的希望是依然存在。這是很不中用的，』他說。『我以友誼的資格對你說，把它忘掉，忘得愈乾淨愈妙。蒲力汗諾夫，照你的意思，也有同一的目標，而我，在我們中間，以爲他有他目標，雖則他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形而上學者。』

我們的談話在這裏終止。我想，這裏我也無須說：我沒有正確地照原來的說話複寫出來。但是，我確信正確地在這裏持着原意。

所以列甯站在我前面比之在倫敦議會上更堅決更不折不撓了。但那時他被激動了，當黨被明顯地分裂的時候使他經歷幾許痛苦的時間。現在他是在安靜，較冷談而諷刺的性心氣。嚴格地摒除了哲學的問題，而繼續活動了。

蒲格達諾夫，他是一位極有吸引力的人，一位性情溫和而歡喜列甯的人；雖則他自己有一種比較高蹈的主見，不得不聽從那些激刺而且苦痛的論調：『叔本華說那「清晰的意思就是清晰的講話」而我想他永不講一句比較真實的話。你自己無須明白地解說了，蒲格達夫同志。對我解說幾句話，你將以什麼「代替物」交給工人階級，而爲什麼馬基主義比較馬克斯主義革命呢？』



蒲格達諾夫要想解說但他實在說了混淆而且冗長。

『停罷，』伊里基的勸告。『有人。我想是朱萊斯(Juares)說，「說真話比做部長好些」——或者一位馬基主義者，我添上一句。』於是他埋頭與蒲格達諾夫下棋，當他輸了，他就生怒而且甚至像一個小孩一樣的沮喪，像他的可驚的笑的狀態並不損傷了他的個性的完整和統一。

在卡北里是別一位列甯——一位光明的同志，一位安心的人，對世界一切有着無窮的興趣。一天晚上當各人都出外散步去了，他對我和安特萊也夫(M. F. Andreyeva)惋惜和憂鬱地說：『怎樣聰明而且有天才的人，他們對黨盡了數多的責任，而且還能夠多盡十倍的責任——而他們不和我們走在一起了。他們不能怎樣做了。而整十整百的怎樣的人是爲這罪惡的舊統治所摧殘，毀滅。』

有一次他說：『盧那卡爾斯基將要回到黨來。比之其他兩位，他不是一位完全個人主義者。他有一種較高的天賦，是絕少遇到的。因他我有「一種缺點！」何其愚笨的話，「有一種缺點！」我實在很喜歡他，你知道，他是一位光明的同志。他有些像法蘭西顯赫的地方。他的輕佻是他的審美主義(aestheticism)的結果。

他詳細地探問關於卡北里漁人的生活，他們的進款，牧師的勢力，他們的學校。我不禁對於他的興趣的領域的驚駭。當一個牧師被派到他面前來，一個貧農的兒子，他立即問他那農民有幾次送他們的女兒到學堂裏去，抑回到自己的村里來，做牧師。

『你知道嗎？假使這不是一樁隔絕的事情，它的意義就是那教皇政治(Vaticun)的政策，一個狡猾的政策！』

我不能夠想像別一個的人，他遠勝於其他

的人，還能夠因無限的渴望仍然天真爛漫而對平民保持着白熱的興趣。

他有着吸取工人的心理和同情的某一種磁石性的特質。他不講意大利語，但是卡北里漁人，他已經看到了卓利挨平 (Chahapin, 和數多凸出的露西亞人，因一種本性立即置列甯於特殊的地位。他的笑是迷人的——一個人熱誠的笑；他對於人類的蠢笨與那機敏的賣藝的欺騙的經過有怎樣地熟悉，能夠在「出於率直的心」的兒童樣的坦白上面找到快樂。一位漁翁，葛亞凡納斯巴達羅 (Giovanni Spadaro) 對他說：「祇有那忠實的人會有這樣的笑。」

有時我們去到像天一樣蔚藍和明澈的流水上面划船，而列甯學得如何用他的指頭捉魚，祇用一條線，沒有釣竿的。那漁人對他解說當手指覺得那綫震動的時候，魚必定被釣住了。<sup>4</sup>  
Cesi: drin, drin, Capisce?"

一秒鐘後他釣住一尾魚，拖起來像小孩般的和一個獵人的興奮地叫了出來，『Drin drin』漁人們哄然地大笑，像小孩子般的快活，而漁人稱他爲『Drin drin 先生。等到他走了以後，他們還繼續問起：『Drin drin 先生怎樣？他還沒被沙皇攫去嗎？』

我沒有記得抑列甯去的以前或蒲力汗諾夫到卡北里以後。卡北里殖民地的幾個移民，作家亞力格老萊滋梅脫納 (Oliger Lorevntz-muttner) 因爲要組織在沙基堡兒維格道基克 (Sotchik Paul Vigdarchik) 暴動而被判處死刑，我想，有兩位別人，要想對他談話。他拒絕了。他像這樣的一個權柄。他是因身體不適而來作一次休養的，但據亞力格與老萊滋對我說他曾以很討厭的狀態拒絕着。亞力格，他有一種神經過敏的氣質，堅持着蒲力汗諾夫曾經說過什麼『厭羣衆，他們都要發言，但不會幹一點事情。』當

他和我一起的時候，他實在不願見當地任何人。依里基都看見他們的。蒲力汗諾夫永不問起什麼。他已經都知道了而他自己已經對你說過一切了。以偉大露西亞的才幹而受到一種歐羅巴的教育，他愛誇耀他的智能，而明顯地爲了一種嚴峻的嘲笑會最刻薄地著重於外國或露西亞同志的弱點的緣故。他的雋語對我不常覺得會起什麼作用而祇有怎樣還留在我的記憶中：『過分地中海的梅兒林 (Mehring)；安利哥發利 (Enrico Ferri) 是一個騙子。在他既沒有黃金又沒有鐵°』這雙關語是從 Ferro 一字造成的，是鐵。意思一切都跟着這個模樣的。通常他對人有一種自卑的態度，好像他是一個神。我覺得對他表示深切的敬重因爲在黨裏是一位有天才的著作家兼理論的鼓勵者，但是缺乏同情。他是太「貴族」了。我的判斷也許是錯誤的。我不喜歡任意錯誤，但與別人一樣不能夠常常把它免除。

但事實依然是我難得遇到兩位像蒲力汗諾夫與列甯不相同的人；而這也是本然的。一位是完成他的毀滅陳舊世界的任務；而一位是開始建設一個簇新的起來。

生命是如此惡意地向我們弄花巧，凡是不會真正仇恨的人也即是不會真正愛人的人。

事實單獨的，在源本上曲解了人類的天性，精神的無可避免的分離，經過怨恨的難以避免的愛，決定生活的近代條件的分解。

以受苦的無可避難，是走上了救濟的大道，作為宣傳的羅西亞國度裏，我也永沒有遇着，也沒有知道任何人像列甯的深恨和堅強地蔑視一切的不幸，悲傷和受苦。在我眼光中，這些感覺，生命的悲劇的怨恨更比之一切使列甯抬頭，好像他替一個曾當福音為最偉大傑作以讚美受苦的聖潔；和青年在微末，下賤的單調不變的戲劇為主要描寫的書籍影響之下開始他們的生活的

國度裏幹着。露西亞的文學在歐羅巴是最悲觀主義的。我們一切的書籍都在一個同一題材上寫成——如何爲了我們自己的愚笨在青年中受到痛苦。從專制政治的高壓，爲了婦人，從一位鄰居的戀愛，從宅宙的無結果的構造；如何我們在晚年感受苦楚因意識到我們一生所犯的過失從牙齒的脫落，從胃的不消化和期死神的臨頭。每一個羅西亞人爲了某政治上的反抗過着一個月牢獄生活，一年的逐放，作一冊回憶他的痛苦事提供給羅西亞，卽以爲是他的神聖的義務。但是永沒有一個人想到把一個快樂的生活作成自傳的形式。因羅西亞人是慣會想出他們將來活會變成怎樣，但不能夠使他們從那條路上走了出來，也許怎樣的一書能夠指導他們如何想出一個愉快的生活。

列甯是例外的偉大，據我的意見，正確地因爲在他的對着人類的受苦的勢不兩立，不可消

滅的敵意的這感覺；他的燃燒的信仰以為受苦決不是本質的和無可避免的生活部份，但一種厭惡是人們應該而且能夠掃除的。

## 與列甯意見相左的一 九一七年

在一九一七——一八年我和列甯的關係並不是我所願意如斯的，但也是不得不然的。他是一位政治家。駕駛一艘裝着無限重量的農民的船如露西亞的他以為使駕駛者的視力的明銳的完整是不可少的。我對於政治本來是厭惡的，對於羣衆的理解能力極少信仰，尤其是農民。理智缺乏有系統的理想是離開存在於創造的活動力的力量尚遠。在羣衆的心理上面不會有理想的存在，直到一切個別的個人的權利的公共享受的實現。



羣衆已經有幾千年向上的掙扎，但這掙扎反從羣衆的血肉產生了貪婪的野獸，在羣衆的血上生活而使羣衆奴隸化。直到羣衆確切地知道祇有一種力量可以從野獸的瓜牙裏解放出來，如此則將必爲那種列雷所教的真理的力量。

九一七年當他回到露西亞的時候，發表他的論文(註)，我想照這些論文，他是在犧牲露西亞農民，這受政治訓練的工人的微薄但英雄的一羣和智識階級的優秀的革命份子。在露西亞這單獨的活動力量，我想，將像一把食鹽撒入於鄉村生活的淡味的沼澤之中，會一點沒有痕跡地溶解，將被吸收得一點不會影響著露西亞人民的心理，生活或歷史的改革。那些職業的智識階級，大概，科學家和技術家，是，從我的觀點上面，天然的革命黨員，和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和工人聯合一起，我以爲是在露西亞積蓄着的最可寶貴的力量。在一九一七年我沒看到別

的能夠奪取政權和組織着鄉村的能力。但祇有完全在內部的統一的條件上能夠這種力量，實踐它的任務。在他們的面前站起一樁龐大的工作——把混亂的鄉村恢復秩序，訓練農民的意志，教他們合理地工作，重興組織他的經濟，而以如此的方法使國度進步。這一切祇能在鄉村的自然受制於都市的理性上面才得成功。

革命最初步的工作我以為是創造將導入國家的文化的力量以發展的條件。對着這個目標我提出在卡北里為工人組織一個學校，在反動的幾年，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三年，以我的精力所及用各種方法振作工人的精神。着眼於這個目的隨着二月革命以後，為實用科學的發展和擴張有自由協會的組織成立，在一方面一個機關目的，是組織在露西亞的科學研究機關，而在他方面，是在廣大的和不斷的使科學和技術知識在工人之間普遍化。協會的上面是著名的

科學家和科學院會員斯塔克洛夫 (V. A. Stekl ov) 朱介也夫 (L. A. Tchugayev), 學會會員法斯曼 (Fersman) 考斯蒂哲夫 (S. P. Kostylohev) 貝得羅夫斯基 (A. B. Petrovsky) 和其他許多人員。好不容易地把資財聚集起來。考斯蒂哲夫 已經開始為動物館和植物研究院覓一地方。

爲了要使我自己十分明瞭我要加說：在我的生命上，城市上鄉村間的文盲的流行，農夫的个人主義，而他們幾乎完全缺少社會的情緒的沮喪的結果，使我精神受着重厭。被政治上地啓發着的工人的獨裁，密切的和那科學的與技術的智識階級的聯絡，是，照我的意思，唯一可能的是解決一個因戰爭而使鄉村特殊的複雜和更混亂的困難地位。在露西亞革命的智識階級的任務的價值的問題上面，我和布爾希維克不同。露西亞的革命被同樣的智識階級所準備，屬於這智識階級的全部的布爾希維克，他們以社會

英雄主義和優秀智力的精神教養了整百個工人。露西亞的智識階級，科學的和職業的智識階級，我想，曾經不常是，仍然是，也許久遠是拖着露西亞的歷史的重担向前面走的唯一的生畜。無論一切震驚，衝動和激刺它都已經經歷過了，羣衆的心理仍然留着一種力量從外面需要一個領袖。

所以在一九一七年我想到的——而是錯誤的。應該把我的回憶錄的這一頁撕破。但是『曾經用筆寫下的不能以斧頭砍除；』而『我們從我們的錯誤上面學得』是列甯不常重複說着的。讓讀者知道我的錯誤。它將有一些益處的假使它對那些傾向於下着草率的結論的人的警告的話。當然，被許多專門家的連次的最可鄙的怠工的事情發生以後，我沒有別的，祇有對着那科學的與技術的專門家改變我的態度。怎樣的改變有些值得的——尤其是年老的時候。人民的

忠心領袖的義務是超人地困難的，一個領袖，假使他不帶幾分暴君的手段，是不可能的。在列甯下面被殺的人，也許，比之在當姆斯繆綢(Thomas Müntzer)下面被殺的更多，但不是這樣，對列甯為領袖的革命的阻力要更廣大地有力量地組織了。除此以外我們還得考慮就是文化的發展顯然會使人生價值低落的事實，這可以在毀滅人類的現代歐羅巴技術上面證實的，而還有做到怎樣的嘗試。

我反對任何人直爽地說如何道好，他如何厭惡，道德家的假仁假義他談着露西亞革命的流血，而對犧牲於不名譽的延長四年的汎歐羅巴大戰(Pan European War)的人民非但不加痛惜，反以一切可能的方法煽起了這可惡的戰爭達於所謂「凱旋的結果」的火焰。今日那「文明」的國度是被毀滅了，力竭了，凋謝了，而本國的和一切種族相同的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的

(Philistinism) 統治勝利，人民不能夠從它的頭絡逃避而卒於被處絞刑而死。

許多已經說過而且寫着關於列甯的凶殘。當然，我也不欲爲列甯向謊說讒言作可笑的不圓通的辯護。我知道說謊和誹謗在小資產階級的政策上面是合法的方法，一條尋常攻擊敵人的路線。在今日的世界裏找不出一個偉人是不被攻擊的。除外，一切人都有一種不但使一位凸出的人降到他們自己理解的水平線上的傾向；而且要滾他到他們所創造的而叫做『日常生活』的在他們腳下的膠黏的臭泥裏面。

下面是我可惡地牢記着的事實。一九一九年在彼得格拉 (Petrograd) 召集一次「鄉村貧農」會議。從露西亞北面來了整千的貧農，有幾百是住在羅曼諾夫斯 (Romanovs) 的冬宮 (Winter palace) 裏面的。當散會期過後這些貧農都離開了。後來不但在宮內的浴室裏面，即是在大部

份的貴重的薩胡臘斯(Sèvres)撒克遜(Saxon)和東方的花瓶裏面都發現被當作便所用了。這也無須這樣做的因為宮內的便所的設備與水流清潔裝置都沒有失其效用。不，這樣破壞藝術品主義(Vandalism)是要損污，降低美的物品的一種表現。兩次的革命和一次的戰爭供給我一百件這樣的在民衆潛伏的，擁護的傾向，去搗碎，損壞，諷刺，和謗毀藝術品。這必然不會被想到因為我對於農民的懷疑的態度而著重於鄉村貧民的行爲。這並不是這樣的情形。

損毀特出美的東西的這種懷惡意的欲念是基本地和謗誹一個凸出的人的可厭的傾向相同。有一些例外的事情即阻礙他們所要生活的生活。民衆渴望着的，假使他們有着望想，在他們的社會習慣上不是什麼基本的變動，是取得一點附加的習慣吧了。哭泣的主因和多數的要求是：『不要干涉我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方式！』

列甯是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去阻止民衆從他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世界布爾喬雅對於他的仇恨是赤裸裸的令人厭惡的明顯，它的青黑色的禍患的污點明白地指示了。然而仇恨它本身告訴我們在世界布爾喬雅的眼光裏列甯，全世界的領袖和鼓動者普羅列塔利亞是多麼偉大多麼可怖。

雖則他的肉體不久存在人世，但他的聲音永遠在世界上的工人的耳朵裏更大聲地更勝利地作響，世界的角角落落都有這樣的聲音在激動着民衆的意志走向革命的道路，去創造新生活，創造一個人人平等的世界。努力於永遠生長的信實，力量和成功的是列甯的生徒，而現在是他的力量的繼承人，實踐了那偉大的工作。

(註)二月革命性質和那布爾希維克繼續革命直至工人貧農結合從布爾喬雅攫取政權的一個分析。



## 真理的完整的形成的典型

和他共生活的是明顯地表現出的意志，他的生活的厭惡的自動的仇恨，它使我追從於他了。我愛他的放諸於一切他所幹的事情上的青年的奮力。他的動作敏捷而且活潑，他的稀有的但是有力量的手勢是和他的講話完全和諧的，談話上面是節省的，在思想上面是豐富的。在他的稍微帶一點蒙古人樣的臉上燦爛着一雙不倦的向人生的愁慘和謊謬挑戰的銳利的眼睛忽然赤熱，燃燒忽然轉動，冷視，忽然作譏諷的微笑，忽然作忿恨的斥責。他的眼睛的閃光使他的說話更加熱烈。有時似像他的靈魂間的無可制服的精力發着火花從他的眼睛中飛出，從火花裏射擊出來的他的言語，留在空中放光。他的說話屢次給人一種不可抵抗的真理的物質的壓力的印象。

這是一樁非常的事情看到列甯在高爾基（註）地方的公園裏，他很有他的理想要和那幅圖畫聯合起來，這幅圖畫是描寫一個人坐在一張長桌的盡頭而熟練地，精巧地領導着一班同志做他們的工作，以領導者的注意的眼睛，微笑而且發光；或站在一個講台上面掉過頭來在渴望着真理的熱情臉面之前向着靜默的羣衆發出明白清晰的言論。

他的言論屢次使我想起鋼刺的寒冷的閃光。從這些言論，以驚人的坦白率直，出現了真理的完整的形成的典型。

他的天性是冒險的，但他的冒險決不是那賭徒的圖利的冒險。在列甯這是非常的道德的勇氣的表徵，這祇有討着他的事業有着堅韌不拔的信仰的一種人才會有的，對他與世界的關係，他在世界混亂中的他的任務和那混亂中的敵人的任務有着完全和深刻瞭解的人。

他會以同樣的熱情下棋，看看「衣服的歷史」，整小時的和同志辯論，釣魚，在卡北里的石砌的小路上散步，灼熱在南方的烈日之下，在金黃色的金雀花上和漁人的犁黑色的小孩羣裏陶醉他的眼界。在晚上，聽聽關於露西亞和鄉村的故事，他會羨慕地嘆賞而說着：「我對露西亞很少知道——雪姆別兒斯克(Simbirsk)，喀山(Kazna)，彼得堡(Petersberg) 逐放在西比利亞(Siberia)而幾乎全部就止於這些吧。」

他愛玩笑，當他笑的時候是用他的全身的，他完全被笑所克服，有時他直笑至要哭了出來。他會發出他的短促，特殊的叫喊，『哼，哼』一個無定數的變更，從刺激的譏諷至不加預聞的懷疑。不常在這『哼，哼』上面，有人把握住着尖刻的幽默的聲音，這在一個從人生的愚笨上面清晰地看到的有敏銳眼光的人所經歷着的。

矮胖的身材，以他的蘇格拉底(Socratic)

頭腦和生動的眼睛，他常常會作一種古怪而帶滑稽的姿勢——他會掉轉頭來，不知如何把它傾斜到他的肩際，把他的手插在他的腋下，在他的背心的腋下。這種姿勢有些帶着有趣味的滑稽。如像一隻勝利好鬥的公雞，而在這一瞬間以愉快的神情他向四處微笑，在這個被咒詛的世界裏的一個長成的小孩，一位優秀的世人，他不得不為敵意與仇恨而犧牲自己，任人類的愛在最後實現。

(註)莫斯科近郊的一個列寧退休的鄉村地方，一九二四年正月廿一日他在那裏逝世

## 關於智識階級與專家

我在露西亞沒有遇着列甯，或甚至從遠處看到他，直至一九一八年，他的終身的最後一次的基本企圖(註)的時候。

當我看到他的時候，他的被槍傷了的手和頭頸還不能自由動作。當我表示我的忿怒，他回答，好像對他所厭惡的有所摒去：『一場喧擾。幹不了什麼。每人依照他的啓示行動。』

我們在非常友誼的關係上見了面，但當然有着明顯的遺憾在懇切的依里基的敏銳的感動的一瞥間，因為我還是闖入迷途的人。

幾分鐘後他激發地說『凡是不和我們一起的是反對我們的。凡是不依存於大事的邁進的人——是一個幻想。假使我們承認怎樣的人已經一次存在過，現在他們就不能夠存在了。他們對於任何人沒有利益的一切，直到最近都被投於比以前更複雜的一個現實的旋渦之中。你說，我太把生活單純化了嗎；唉，這生活的單純化是以毀滅來恫嚇文化嗎？』

於是發出這譏諷的特殊的『哼，哼……』

他的凝視尖銳了，他以低聲繼續說着：『然

面，照你那末手裏執着來火鎗的數百萬農民不是對着文化的一種恐嚇嗎，唉？你以為民選議會能夠已經和紊亂相抗嗎？你，對於國度的紊亂做出怎樣的大驚小怪，應該能夠比別人多知道一點我們的工作。我們曾經放在露西亞羣衆面前的是他們能夠握住的東西。蘇維埃與共產主義是簡括的。

『呀，工人和智識階級的聯合？確實這並不壞。通知智識階級，讓他們到我們這邊來。照你的意思他們確實是正義的真正的僕人。現在怎麼樣？當然，讓他們走到我們這邊來。我們就是曾經擔承着使民衆起來的偉大工作的人，對着全世界說出生命真諦的人——這也就是我們對民衆指出達到一條人生的大道，從奴隸，赤貧，退化導向那一條明光的路徑。』

他笑着而沒有一點忿怒的痕跡說：『這就是我從智識階級受着一粒子彈的緣故。』

當談話的熱度有些到尋常程度，他憤恨而憂愁地說：『你以為我爲那智識階級對我們是必須要的意見爭論嗎？但是你看他們的態度是多麼敵視，他們怎樣不配地懂得時代的需要？而他們不明白他們沒有我們是怎樣地缺乏力量，怎樣地不能夠接近羣衆。假使我們打殺過多的人他們是該斥責的。』

我們一碰面我們幾乎常常討論到這個題目。雖則在他所說的他的對智識階級的態度留着一種猜忌和敵愾，其實他常常正確地估量到在革命過程中的智力的力量的重要，而且似乎承認在本質上革命是那種力量的爆發，它不能夠在它曾經產生的整頓了的條件上面有規則地發展着。

我記得有一次我同他和三位科學院的會員，談話是關於在彼得格拉重行組織一個最高的科學機關的必要。當他看到他們走後列甯

意地說：『現在行了，他們是聰敏的人。有了他們一切都簡單了，一切都嚴格地以公式表明了。他可以立即明白那些人所知道的正是他們所需要的。和他們工作實在是一種快樂的事。我尤其喜了。』他稱一位在露西亞科學界最聞名的人，一天後他叫我發一電話：『請 S，或者他將到這裏來和我們工作。』當 S 允許他的提議，他覺得非常愉快，他合擦着他的兩手而戲謔地說：一個一個地我們將勸誘一切的露西亞和歐羅巴的埃契米特斯 (Archimedes)，而那末這個世界將不得不轉變，無論它不欲願也吧！』

在第八次黨團議會(註二)，蒲哈林在別種問題上面說：『國家是布爾喬亞和普羅列塔利亞一起。承認無聊的布爾喬亞的自決的權利是完全不合的。』

『不，請原諒，』列甯反駁着。『這當然不是不合的。你訴諸於普羅列塔利亞從那布爾喬亞



的分化的過程。但讓我們等着看它將怎樣的證實。』於是指着德意志為先例，指着過程的發展的緩慢和困難，而斷言他們永不能以暴力建樹共產主義，他繼續討論智識階級在工業上的重要的問題，在軍隊，在合作的運動上。我從官廳機關(T zvestia)，從議會的辯論上面引證着。

「這問題必須在來次的會議上有完全確切的決定。我們祇能夠以布爾喬亞的科學和技術更易接近民衆的時候建立共產主義。如此，必須把機器從布爾喬亞得來，而要吸引全部的專家在這關係上工作。沒有布爾喬亞專家是決不能夠增高生產力的。他們必須被同志們的合作的雰圍氣中包圍着。被勞工委員，被共產主義者必須造成將不使他們散去的环境，必須給他們比資本主義制度下面更好的工作能力，不然；這一層已經受到布爾喬亞教育的將不願開始工作。這不能夠使一個整個層以全部的力量工作

着。

『布爾喬亞專門家慣於幹文化上的工作，他把它在布爾喬亞政體的組織裏面助長成功了。就是，他們以非常偉大的物質的工作和建建使布爾喬亞致富而在這富藏上面給普羅列塔以悲慘的負擔。然而，他們進行他們的文化工作——這是他們的職業。在如此程度他們所看到那勞働者不獨是尊重文化而且助長它擴展於羣衆，他們將對我們變更他們的態度。怎樣他們將爲道德地被誘惑而不獨是政治地從布爾喬亞隔離。』

『我們必須吸引他們到我們的機械上來，而如此必須準備犧牲。對於對待專門家我們不須持有些微煩腦的方策。我們必須給他們以可能的最好的生活條件。這將爲最好的政策。假使昨天我們談到使小資產階級的黨合法，而今天就捕孟希維克和左派社會主義革命黨員，一條直

纔經過這樣變更的策略——把反革命殄滅而獲得布爾喬亞的文化器機。』

在這一個偉大的政策的美滿表現上面有着比之一切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悲慘的假仁假義的哭訴更真實，更有生活的意義。不幸地，他們許多應該已經明白，覺得這訴諸於和工人共同合作的忠誠的工作，還沒有覺到或瞭解。他們情願祕密怠工和叛逆。農奴廢除以後，許多家事農奴，天生奴隸也仍然在他們慣於打撻了的他們的馬房裏面對他們的主人服務。

## 革命的策略

我常和列甯談到關於革命策略和生活的殘酷。

『你要什麼？』他會以驚愕忿恨的態度發問。在怎樣空前的殘忍的一次鬥爭上還能舉動仁慈

嗎？什麼地方有一點溫存或大量的存在呢？我們是被歐羅巴封鎖，我們是被剝奪歐羅巴普羅列塔利亞的幫助，反革命的勢好像一匹熊從四面向我們撲來。你要什麼？我們對不對嗎？我們不應該鬥爭，抵抗嗎？我們不是一組笨漢。我們知道我們所需要的祇有靠着我們自己才會成功。你想我還會坐在這裏假使我深信着矛盾呢？』

『在鬥爭上你以什麼標準去判斷何種攻擊是必須要，何種為無需要的？』在一次熱烈的討論以後，他問一次。對於這簡單的問題我祇能夠給以一個含糊的帶詩趣的答覆。我想，我不能夠回答其他了。

『我屢次對他作一種性質不同的要求，而常常覺得我對於去碰各樣不同的人物的煩惱使列甯對我憐悶。他會問，『你想不想到你在許多瑣屑上面在耗費你的精力嗎？』

但是我繼續做着我想到應該要做的事情；而也不閃避當一位知道誰是普羅列塔的敵人在人人在忿恨中向我側目的時候。他會受打擊地搖搖他的頭而說，『在同志和工人們的心目中你在自己累及自己。』

我指出同志和工人們：當他們的情感被激動而他們被激動了，常常把有價值的人物的自由和生活握得太鬆了，而這在我的觀點上不但以太偉大，有時甚至無意義的殘忍而危及能忠實的堅辛的革命工作，而且是策略上地目標上地壞處，因為這樣拒絕了許多參加革命的重要人物。

『哼，哼，』列甯懷疑地喃喃自語，而且向我指出許多智識階級出賣了工人們的利益的案件。

『在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他說，走到他方面去而出賣我們，不僅僅是出於胆怯，但因為他們

的自我尊重，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狼狽的地位，恐怕他們所愛戴的理論在實在肉搏的時候會遇到挫折。但是我們一點不怕這點。對我們對於理論或假說一點沒有什麼聖潔或神聖的存在，他們祇當我們作為是工具吧了。』

然而，一個例子我都沒有記住，因為我的要求是碰了一個伊里基的拒絕。假使牠們不常常被實踐，這不是他的過失而是機械作用義的過失這在那龐大的露西亞國家機器上面曾經不常充滿着，而讓我們承認，某一種的對於啓迪全體或拯救有價值的民衆的生命的懷惡意的厭惡。或則，也還有故意陷害的情形，這是一個狡猾而也憤世嫉俗的仇敵。報復和毒心是不常經過惰性的力量而發生作用；而當然也有着心理不健全的下級的人，有一種不健全的渴望着，願他的鄰居的受苦而為自身快樂。

有一次他給我看一個電信，微笑着。『他們

又捉住我了。通知他釋放我吧。』下面是有伊凡華而納(Ivan Volny)簽名的。

『我已讀過這冊書了。我非常愛它。讀了開頭五個字，我已經立刻懂得這裏有一個知道過失是難免的人，他不會忿恨，或流於狂暴假使他是親身被傷了。這是第三次，我想，從他的被捕以後。你還是叫他離開這個村子否則來次他們將要把他殺了。顯然他們並不歡喜他居在那邊。勸告他。以電報。』

我不常以列甯甘心援助被他認為他的敵人的人而困感，而不僅是甘心援助而且還須顧慮他的將來。比喻，一個軍官，同時是一位科學家，化學家，是以死刑相威脅。『哼，哼，』列甯說，注意地聽着我的故事以後。『所以你想他的兒子們會在他的試驗室裏密藏着軍火？這好像不會有這回事。但這我們要留給瑞爾士英斯基(Drezlinsky)去解說。他對於真理有一種敏銳

的本性。』

數日後他在彼得格拉以電話告我，『我們已經把他釋放了——我想他已經恢復自由了。他要幹點什麼？』

『Homoemulsion。』

『是，是——碳酸。好，讓他們燒他的碳酸吧。告訴我他需要點什麼東西。』

列甯要想隱匿他所不願表示的拯救了一個人的生命的快樂，故意諷刺地說着。

幾天後他再向我問着：『他現在怎樣？一切都舒齊嗎？』

一九一九年在彼得格拉烹飪部發現一位非常美麗的女子，她嚴格地要求着，『給我一塊骨頭給我的狗吃！我是公主。』

有一段故事是，不能夠再容忍恥辱和飢餓，她決心把自己投到尼瓦河，(neva)但，它是這樣講，她的四條狗，對她的悲慘的意志，有一種本



能的直覺，追躡在她的後面，爲了牠們的咆哮聲和懊惱使她拋棄了她自殺的欲念。我以這故事講給列甯。以斜視的目光對我上下打量，旋動他的眼睛，後來完全把它們閉住，憂鬱地說，『即使它完全是意像的，仍然不失其爲一段有意義的故事。一段革命的戲言。』

他靜默了。他站了起來，在桌上揀着報紙，關心地說：『是的，那些人都在極大艱難中。歷史是一位凶悍的後母，而當它報復着，它一點沒有結果的中止了。有什麼話可說？這對那些人是不好的。在他們中間當然也有比較聰敏的人，他們知道他們是被連根拔除而永不會再生了；而移植於歐羅巴決不會滿足聰敏的人了。你不會想着他們將要在那裏發芽，你想着嗎？』

『我不想到他們將會。』

『這意思就是他們將不是走我們的路或將有參加其他的企圖。』

我問他：『這好像是對我是如此，或你實在地憐憫着民衆？』

他回答：『我爲着聰敏人惋惜。我們沒有足數的聰敏人。我們大半是一個有才幹的人，但是心理上地怠惰的。』在回憶着幾位同志他們概述了他們的階級心理而和布爾希維克一起工作，他以可驚的熱情提起他們。

## 列甯的品格

一個令人驚愕的意志堅強的人，列甯有着最高程度的最高品格和革命智識階級的特質——自我訓導屢次達於自我拷問和自我毀損，在它的最終極的形式，達於藝術的拒絕而執住着安特萊也夫的英雄之一的邏輯：『別人是在過着艱難的生活，而我所以必須過着一個艱難的生活。』

在一九一九年的飢荒列甯甚至恥於接受由各地的同志，軍人，農民送給他吃的食物。當那食物的包裹送到他荒涼的小屋子裏他會蹙額，慚愧不安，而急於把麵粉，糖和牛乳油分給有病的同志或因缺乏食物而成爲虛弱的人。

一次，他請我和他吃飯，他說：『我將給點烟燻魚與你吃——這是從埃斯脫拉克漢(Astrakhan)送給我的。』蹙着他蘇格拉底的前額，轉移着對着我的他的銳利斜視，他加說：『他們當我一位主人一樣的送東西給我！怎樣我可以阻擋他們不要照這樣做呢？假如你推却而不接受它，就傷了感情。但圍於我四周的人是都感到飢餓呀？』

完全一點沒有自身的嗜好，不知抽煙吸酒，從早至晚是忙於複雜而困難的工作，絕不知道有顧念自身的心思，但是對於同志的健康開着他警醒的眼睛。

他會坐在他的書室的桌上，有生氣地講話

而一下筆即不會從紙上離開：『早安，你好嗎？』  
我正在完結。這裏有一位孤獨地感到寂寞的同志——顯然地疲倦了的。他需要快樂。心理的莊嚴不是一樁最重要的事！』

在莫斯科有一次我到他那邊去。他問，『你吃過飯嗎？』

『吃過了。』

『不說謊嗎？』

『有實據的。我在克林姆林 (Kremlin) 食堂吃的。』

『我聽到那邊的吃是不好的。』

『並不壞，但可以好一點。』

他立即問到詳細的情形。『爲什麼緣故不好？以何種方法把它改良呢？他忿恨地喃喃自語：『他們爲什麼得不到一個專門廚子呢？人們幹着文字上的工作直到他們缺乏精神，他們必須吃一吃好的，如此他們的胃會加強起來。我

知道那裏得不到很多的食物，而那是不好的；那裏他們必須要一個好的廚子，』接着他引證了幾個衛生學家的意見關於調味在吃和消化過程中的作用。我問：『你怎麼還有時間想到怎樣事情呢？』他以別的問題反駁着，『關於合理的進食？』從他的回答的口音上我懂得我的問句是不合格了。

我的一位老相識史高洛霍鐸夫(P. A. Skorokhodov)別一個沙兒莫夫(Sormovo)工人，一位居心仁慈的人，爲在察卡(Tcheka)(註)工作苦痛訴苦。我對他說，『我想這對你不是合宜的工作。這對你是不適合的。』他憂愁地承認，『絕對不合宜的。』但稍微想了一想，他說：『但你知道伊里基也不得不遏制他的情感，我怎樣懦弱是羞恥的了。』

我曾知道而現在仍然知道數多工人，他們會不得不，而現在不得，咬緊他們的牙關，而退

制他們的情感，克服他們有機的『社會的理想主義』爲了他們所盡責的運動的勝利的緣故。列寧也不得不遏制他的情感嗎？對別人談到他自己本身上面的事，他對自己很少注意的，他，比較任何人，能夠對他的精力的激動的秘密保守着緘默的。

但，有一次，在高爾基，當他在撫愛着幾個小孩，他說：『這些小孩將會過着比我們較快樂的生活了。他們將不會體驗到像我們生活過的那樣豐富的。在他們的生活上也不會有如此殘酷的了。』

接着，向遠處觀察，向着巢居着村落的小山，悲慘地他又說：『我也不妒嫉他們。我們的一代爲歷史成功了一些可驚的意義。那種殘酷，這我們的生活條件必然形成，將被明瞭，證明。一切將會被明瞭，一切。』他很當心地撫愛着小孩，以一種非常溫柔和仁慈的撫摩。

有一次我走到他處，看見桌上放着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

『是的，託爾斯泰。我要想讀完了狩獵的一段，後來記着我必須要寫給一個同志。絕對沒有工夫看書。祇有昨夜我設法讀你的關於託爾斯泰的書。』

微笑而旋動他的眼睛，在他的靠椅上愉快地他自己伸展着，降低他的聲音，迅速地加上，『唉，』什麼一個巨像 (Colossus)? 什麼一個可驚地發展着的頭腦? 先生，這裏是一位爲你的藝術家。而你知道還有更令人可驚的嗎? 你不能夠在文學上面找到音樂直至這位伯爵走上了舞台。』

轉着他的眼睛對着我，他問着，『除了他以外在歐羅巴你能夠引着任何一位嗎?』而他自己回答着，『沒有一個。』他擦擦他的手，滿意地笑了。

我不上一次注意於他的這種特性，在露西亞文學上的這種誇耀。有時這種特點我覺得奇特地並不屬於列寧的本性，甚至見到天真爛漫的，但我從這裏知道是他的深切的，愉快的愛他的祖國的反響。在卡北里，注意到漁人如何當心地解開魚網的時候，撕碎而被沙魚纏結着，他說：『我們人民工作要比較敏捷哩。』在我對於這批評有些疑疑；他露着一點煩惱，『哼，哼，你不想到你是忘記露西亞嗎，生活在這草蓆上面』

狄也斯納斯基對我說當他有一次同列寧在火車上經過端典，而在讀關於徒勒（Duerer）（德國畫家）的德意志專論。幾位德意志人。乘於同一車中，問他所讀的是什麼書。後來知道他們還永沒有聽到他的偉大的藝術家。這幾乎激動了列寧的熱情，而兩次驕傲地對代也斯納斯基說：『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藝術家，但我們知道。』



在莫斯科的一個晚上，在貝斯考夫斯卡耶的小屋（E.P. Pyskovskaya）的小屋裏。列寧聽到徒勃羅凡（Isaiah Dobroweln）所奏的貝多芬的朔娜得（sonata），說：『我不知道那一種方較熱狂曲。（Appassionata）更偉大；我每天喜歡聽它。這是可驚的超人的音樂。我不常以傲慢的態度想到——也許這是我的天真——人類能夠幹得的多麼可驚的事呀！』

轉着他的眼睛而微笑着，他說，很愁悶地：『但我不能夠常常聽到音樂。它響影你的神經，使你要說出愚笨，優美的事情，而撫摩着生活在這卑鄙的地獄裏能夠創造出怎樣的美的人物的頭顱。而現在你不須撫摩任何人的頭——也許會把你的手咬掉。你不得不擊他們的頭，一點不加憐卹，雖則我們的理想不是用強力來反對任何人。哼，哼，我們的義務是十分困艱的！』

當他近乎是一個病人的時候，很疲憊了，在

一九二一年，八月九日：他寫信給我：

A.M.

『我已經把你的信送給康曼納夫(L. B. Kamenev)了。我現在疲乏到一點最輕可的事情都不能幹，你也在咯血而還不離開嗎？這直是可恥的，疏忽。在歐羅巴，在講究的療養院裏，可以使身體恢復而且還能夠幹一點有意義的工作，但留在這裏既不能將病治愈，又不能幹點工作。這裏祇有煩惱，除了煩惱你，對你一點沒有別的。離開這裏而可以獲得康健。不要固執吧，我懇求你！

列寧。』

大約有一年多，他以驚人的固執堅持我應該離開露西亞。我驚異着，像他完全被工作包圍着的人，他應該記得某處有一個病人需要休養嗎。他寫同樣的信給各人——整幾十封的——也許。

## 對同志的態度

我已經敘述過他的對於同志的非常的態度，他對他們的注意，甚至顧慮到他們生活的最瑣屑部分。但他的那樣的態度我永沒有注意到有時一個狡猾的廠主對於一個誠實精練的工人呈露着那種自私利己的照顧。這和列寧的情形是不相同的。他的是一位誠篤的同志的真心的關係，是在平等者間存在着的愛，我知道這不能夠以為列寧的平等在黨的偉人間是一樣的，但他自己好像並不如此實現，或則也許，不願實現。他有時對人是嚴厲的，當向他們爭論的時候，無情地譏笑他們，甚至以一種惡意的態度嘲笑他們。一切他幹了。但不知有幾次，當審問他昨天審問而斥責了的民衆，顯然明白地是他們的才幹和道德的穩固的真正奇蹟上的記

錄；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的可厭惡的環境之下的不弛鬆的勞動，在各國的和黨商密探的眼綫之下，在如像身上化膿的創傷般的戰爭耗盡了的國度裏臃腫起來的無數險謀中間工作着！

他們工作着，沒有休息，他們食的是極少而且惡劣的東西，他們在不停的恐慌裏過着生活。但列寧自己好像並不覺得這為內戰的殘忍的暴風雨以致動搖基礎的一個社會的不可測知的危險的環境的艱難。祇有一次也有些像訴苦的樣子，這在他和安特羅也伐談話的時候，在他的房間裏面。

『我們還有什麼別的可幹呢？親愛的M.F.？我們除了鬥爭是沒有別的路。我們覺得困難嗎？當然我們覺得！你想這對我不難嗎？這是，也很難的。但看看特瑞爾士英斯基。他好像全然沒有一回事的。關於這點也沒有什麼可幹。與其

失敗，不若受痛苦的好。』

在我面前他所表示的唯一的悔恨是：『我在惋惜，深切地惋惜，就是馬而朵夫(Martov)不和我們一起。好一個優秀的同志他是，好一個絕對誠篤的人！』

我記得在某處他怎樣熱烈地好久地笑着，當他讀到馬而朵夫的批評，『在羅西亞祇有兩位共產主義者，列寧和柯倫泰(Kollontay)。』他笑着而且嘆息，她是怎樣聰明的一位女子！』

這是以真正的尊重和異驚他評論着，引證一位同志以後，一個行政官，從他的學室，『你已經認識他好久嗎？他可以在歐羅巴任何一國的內閣裏居着首位。』擦着他的手而微笑，又說。『歐羅巴在才幹上面，比我們較差。』

一次我提議和他到砲隊幹部去看布爾希維所發明之機械，一位老練的砲手，裝置着向飛機射擊的大砲。『對於那些我知道點什麼？』他說，

但他仍與我去着。

在一間黑暗室內，在一張桌子上面站着那架機械，繞着桌子四周的是七個軍官，蹙額，長着灰白鬍鬚的老人，都是科學家。在他們中間這位中庸的非軍人的列寧的形像落於微末，隱滅的了。

這發明者開始解釋那機械的構造。列寧對他聽着二三分鐘，接着贊成地說，『哼，哼，』而開始很容易地好像他向他考驗某政治問題般地對那個人問着。

『而怎樣你可以使這種機械同時有兩種的作用，當它瞄準的時候？在鎗身的裝置與機械作用的標識中間不能夠造成一個自動的聯接嗎？他問到要佔去多少危險地點，和其他事情。那發明者和軍官作熱情的解說，而次日前者對我說：『我對軍官說那你已經同一位同志來過了，但我沒有說起同志是誰。他們不認識伊里基而且也

許不會想到在一點沒有禮節動靜或一個衛兵隨從之下他會來着。他們問我，他是一位技術工程師或一位教授嗎？什麼？列寧，驚訝，怎樣可能呢？怎的他會懂得如許多的關於我們有關係的事情呢？他問那種問題正像一個工藝學家。』神祕呀！

明顯地他們不會當真地相信這位是列寧。從砲隊幹部回去的路上，列寧在歡笑，而且談到那位發明者。

『好容易你會認錯一個人！我知道他是一位忠誠的老同志，但Qui n'a pas inventé la poudre！（他還沒發明過力量）但在他的職業上這好像是精密的。好傢伙？當我對於那種機械的實用價值表示懷疑的時候，那些軍官會不會贊同我嗎？而我故意地如此，因為要知道他們對於那種纖巧的發明物的見地。』

他笑着搖動了，他問：『對我說，他還有什麼

其他可以令人稱譽的發明嗎？然而，他也不應該再做別的什麼了。唉，祇要我們能夠在他們的工作上面供給這些技術工程師以理想的條件！怕二十五年中露西亞還不會成一個全世界最先進的國度。』

是的，據我所聽到的他屢次讚頌同志的，即他沒有親身地契合過的幾位。列甯知道如何去尊重他們的力量。我十分吃驚對於他的對於托洛次基 (L. D. Trotsky) 組織能力的高尚的尊重。伊里基注意我的驚訝。

『是的，我知道我對於他的態度，外面有一種謠言。但是什麼是對的，而什麼不是不對的——那我也知道的。他能在任何條件之下組織軍事專家的。』

停了一回他以低微的語音，似很愁悶地：『但是他並不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和我們一起的，但不屬於我們的。他是抱着奢望的。有些拉



薩爾的 (Lassall) (猶太社會主義者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年)氣質,有些不好的地方。』

這幾話,『和我們一起,但不屬我們的,』在我所聽到的他說了兩次,第二次是關於別一個著名人物,他在伊里基自己死後不久也就死的。

伊里基很認識民衆,自然。有一次我走進他的學室,我看見一個人,他向後退至門傍而同時對伊里基鞠躬,而伊里基沒有舉起他的眼睛繼續動他的筆。

『你知道他嗎?』他指着那扇門問着。

我說我和他接近兩次了——關於「世界文學」的事業。

『然而?』

『一個無知的,不受教育的人,我該說。』

『哼,哼,是一個阿諛者,或則是一個無賴漢。但這是我初次看到,而也許我會誤會。』

伊里基並不誤會。幾個月後這人完全證明

了列甯所說的了。

他想起了一大批人物因為，如他所說：『我們的機械是很不穩固的。從十月來潛進了許多原素。你的虔誠的被尊重的智識階級是應該非難的——這是他們卑賤的怠工的結果。』

這是他在高爾基地方同我散步的時候對我說的。我開始談到愛列克辛斯基 (Alexinku) 我忘記是什麼緣故，那時也許他熟悉他的陰計的。

『對你自己你可以想像它的。在我們初次會議我曾對他有一種生理上的厭惡。我不能夠把它克服。從前任何人沒有給我一個怎樣的感覺。我們不得不在一起做些工作。我不得不用盡方法以約束我自己——這是非常辣手的。我覺得——我祇是不能夠抵禦這種情落。』

接着，以驚訝的態度聳着他的肩，說：『但，我久沒有從那位惡漢麥林諾夫斯基 (Malinovsky) 看到。那是一樁很神祕的事情，麥林諾夫斯基

基。』

對我他是一位嚴格的教員，而且是忠實的朋友。

『你是一位難解的人，』他開玩笑地對我說。『在文學方面你好像是一位上流寫實主義者——而你對民衆的態度却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你是不是以爲一切人民都是歷史的犧牲者嗎？我們懂得歷史而我們對犧牲者說：「顛覆祭壇！破壞廟宇！打倒衆神！」你要使我信服那工人階級的武裝隊最先必須使智識階級得到安逸。』

我也許弄錯，但伊里基好像是對我說。他幾乎常常提議，『到我這裏來看我——用電話告我，我們將會面。』

有一次他說：『和你談話是趣味的。你有各樣的宏博廣闊的印象的範圍。』他會問起智識階級的態度，尤其對於科學家，他是特別注意的。那時我正和卡拉采夫辦事於委員會，爲改

進科學家的條件的。

##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

他也愛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你以為從這上面會產生什麼？』

我說我希望很奢的，但以為必須組織一個文學研究機關(Litvuz)，設哲學講座，外國語言講座——西方和東方——民間傳說，世界文學史和羅西亞文學史的個別的講座。

『哼，哼。』轉他眼睛而笑。『非常廣汎而且非常耀眩！』我並不反對廣汎——但假使它在耀眩——呀；對於這種科目我們自己還缺乏教授，而布爾喬亞教授祇能教歷史的一種。不，現在我還不想。我們必須待至三年或五年後。』

他會鳴起不平，『絕對沒有時間讀書！』他不常以強烈的語氣援引譚姆洋貝得納 (Demyan

Bedny) 的爲有價值的宣傳作品,但說:『有些未成熟的。他追踵讀者,所以他應該稍微上前一步。』

他不信任梅耶老夫斯基,而且甚至爲他激怒。『他吶喊,捏造幾種牽強誤會的字,在我的意思不論何處是都找不到的——而除外是不能理解的。它完全不關係的,難以誦讀。他是有天才的。很有天才的,哼,哼。我們要明白。但在你是不是好像現在人民在寫出許多詩嗎? 整頁的整卷的每天在新聞紙上發現。』

我說這也是自然的這時他青年們被吸引到詩上面去,而在我的意思寫平凡的詩比之寫好的散文容易,而詩可以在短時間成功的。

除外而且我們有着許多好的詩學教授。

『我不相信寫詩是比寫散文容易。假使你活剝我的皮我不能夠寫出兩行詩。』他蹙着眉。『我們必須把一切舊時革命文學散佈到羣衆裏面去

——一切在我們這裏和在歐羅巴所有的。』

他是一位露西亞人他很久遠地離開了他的祖國，而曾經注意地把他的祖國檢驗了一從遠方看去它是呈現着比較光亮而比較美麗了。他正確地估計了它的可能的力量，和它的非常有天才的人民，被一種單調和高壓的歷史所昏迷，迄今還是薄弱地被表現，但它像黃金色的星辰向着露西亞的幻想的生活的陰沉的背景上各處射光。

烏拉奇米爾列雷，這個世界上的一位淵博的而且偉大的人物，死了。他的去世是對着知道他的人的心窩上一種嚴重的打擊，實在痛心。

但是他的去世的昏黑，祇有對於這個世界反加強着更強力地這世界的勞働階級領袖的他的偉大的重要。

而假使仇恨，謊說，讒言的陰黯的煙雲，甚至更比以前深黑，這也沒有多大關係的。這裏沒

有一種力量能夠撲滅列寧在一個瘋狂的世界的  
望忌的黑暗中所高舉起的火炬。

而沒有其他的人曾經怎樣地嘗得起這個世  
界的對他的永久的記念。

烏拉奇米爾列寧死了。但是他的思想和意  
志的繼承者是活下去的。他們生活着，而且實踐  
着在人類歷史上面，比之任何別的更勝利沒有  
的偉大的功績。

1933 9 初版



版權所有

實價大洋三角五分

綠野書屋出版

上海藍維爾路樂坊88號

經售：各大書店